

香港上海書局出版

嶺外集

丙 公 著

嶺外集

丙 公 著

香港上海書局出版

嶺 外 集

丙 公 著

上 海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出 版

香港干諾道西 179-180 號六樓A座

Shanghai Book Co., Ltd.

Block 'A' 5th Fl. 179-180 Connaught Rd. W.,

Hong Kong

海 港 印 刷 公 司 承 印

香 港 灣 仔 星 街 十 五 號

一九七九年三月初版 文 / 1071 P.228 32K
總 / 1981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前記

抗戰時期流寓嶺外，異地山川，不同故里，在舉目無親、孑然掙扎的時候，老感到自己有如失羣的孤雁。平時獨處，也總是默念着：我這是「北雁南飛」啊！

若果真的是雁，那早已隨着節候而北歸了！

然而，四十年來，我這北來雁只是空想望、徒勞思，至今仍然棲止於嶺外，未能北歸。記得初到化州中洞，有遊學堂的刻石治印的民間藝人，專到各鄉鎮的中小學校，爲學生刻印章。那位藝人篆刻的技藝並不高明，但我仍然請他爲我刻了一塊「雁過樓」的閒章，那也正是有感於一句宋詞：「雁過也正傷心，好似舊日相識。」而自以爲不得歸的北雁，才如此以「雁過樓」做爲閒章以略抒鄉思的。這個石章，我仍保存着，作爲流寓的紀念。

算來從一九三三年入關，以迄於今，海隅的香港不必說了，單以南路來說，鑑江流域的城鄉，遍印下了我的足迹。「三千紅樹青山路，直送行人到嶺南」（錢大昕詩）。這遙遠的歷程，回憶起來，真夠人迷醉的了！

本小書就是這些年月，所經歷的生活實錄。

感謝刊登這些短文的報紙副刊，特別感謝上海書局使這些短文有結集出版的機會！

丙公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目次

前記	一
一段回憶	一
雨窗雜憶	三
雜談嶺南風物	六
畢業酒	九
憶抗戰年月中的一個「五四」	十三
歌本	十七
嶺南酒	二十一
高州緬茄	二十四
火籠	二十七
茂名潘州公園	三〇
龍眼勾起的回憶	三三

波羅蜜之憶	三七
榕	四〇
綠玉蔬	四四
木棉的特色	四七
杵臼、水碓	五〇
香山蠔油	五三
說「饅」	五六
記嶺南的墟	五八
路	六一
憶廣州西村「冠冕樓」	六四
苦瓜	六九
杧果	七二
談芋	七五
水翻車	七八
湯顯祖的高雷風土詩	八二
湯顯祖筆下的黎族習尚	八六

路邊樹·····	九〇
鎮隆道上·····	九三
船窗·····	九七
羅江夜航·····	一〇〇
西江上的恐怖之夜·····	一〇三
遙夜·····	一〇七
釋粵西計里程的「塘」·····	一一一
釋「步」·····	一一四
「瘴氣」奇談·····	一一七
說「五瘴」·····	一二〇
中垌墟賣穀記·····	一二三
嶺南俗字·····	一二六
讀木棉詩有感·····	一二九
嶺南伏日·····	一三二
「望夫石」之歌·····	一三六
再談「望夫山」詩·····	一四〇

「望夫石」餘話·····	一四四
雷州上元竹枝詞·····	一四八
少數民族的龍舟戲·····	一五二
談吃生蒜·····	一五五
湯顯祖在廣東·····	一五八
拉郎配與「屈美人」·····	一六三
羊城花市·····	一六八
羊城春節今昔談·····	一七二
英德史話·····	一七六
刺面·····	一七九
沙田大榕·····	一八二
九龍山下人家·····	一八四
九龍城懷古·····	一八六
九龍城懷古詩鈔·····	一九四
抗高房租的故事·····	二〇〇
寒夜聞叫賣聲·····	二〇三

虎俚·····	二〇六
寒夜思·····	二〇九
烏鬼·····	二一二
談蛇·····	二一五
塵·····	二一七
雨夜心曲·····	二一九
一條街道的變化·····	二二二
一個生命的喪失·····	二二四
創傷·····	二二六

一段回憶

抗戰的烽火年月，避居粵西荒村中垌墟的那兩年生活，雖已時隔三十多年，但至今每一回憶猶歷歷恍如昨日。

我是從廣州灣被聘去的教員，同時被聘的還有幾位，事前大家都不認識，到了中垌的學校，才彼此稍有所了解，大家原來都是在香港任教的，由於港九淪陷於日寇，才避到廣州灣而經過介紹被聘來此荒村教書。在當地人的眼中，我們這些人被稱作「香港先生」。

起居生活雖在學校的範圍裏，但那是農村裏以宗祠祠堂作校舍的一所學校，校外的農村生活和風習也感染了我們，有的竟也和當地的教員一個作風，穿膠綢衫，赤腳着木屐，抽水煙筒，往返墟市戴竹笠。那種質樸而有些散漫的生活氣息，很快就把我們也征服了。

和當地的農家一樣，我們也都從墟上買了覆鐘式的竹製鷄籠，養了雞。

當地女教員們的衣褲洗好了，就搭曬在教務處辦公廳前的庭院中。我們「香港先生」中有位「密斯」曹，是教英文的女教員，原在庇理羅士女校任教，如今入鄉隨俗，也在屋前窗下曬起衣褲等物。她對我們笑着說：

「校長看了都不管；這若是在香港，那準得被洋校長臭罵個夠！」

上課的時候，祠堂裏養的小豬哼哼唧唧地在教室階下磨擦解癢。鷄羣在大公鷄帶領下悠閒地在課堂內翻土覓食，有時彼此追逐，啫啫有聲。

學校的範圍不大，可是門旁、牆角，凡有九目九按：這是北方話，角落之意）處必有一個或是成排的尿缸、尿桶。尿缸尿桶之多，實令人驚異而成爲一大特色。問起來，原來學校的小便歷來包銷給人而爲學校一大收入。擺設尿缸尿桶是承購人的分內事，他有權多擺以保障所得。

看農人收集尿物也是頗令人驚奇的。爲了試尿水的純淨程度，竟是用手指蘸了尿水放在口裏品嘗。農人爲了生產重視尿肥，這種心理和感情，就決非一般城市生長大的哥兒姐兒們所能理解！

學校的廁所却只有一處，那是設在球場旁的魚塘上的成排小木屋。魚塘是校產之一，於是全校的糞便也就成了一項重要校產。魚塘的魚羣就是靠這些糞便養得大而且肥的！

校園裏荔枝、龍眼樹成林；校園矮牆外是成片的秧田和菜畦。教課改卷之餘，只要邁出校門，就是享用不盡的田園風光。若不是從廉江一帶傳來日寇轟動的隱隱重砲聲，向人提示這是戰爭時代，人真會苟且麻木地以爲是身在桃源呢！

雨窗雜憶

近日來的風風雨雨，確是大大減煞了仲夏暑熱的威勢；昨天在南中國海又出現了一股熱帶低氣壓，天文台掛出了本年首次的一號風球。清勁的東風，飄散着的冷雨，入夜，氣溫降到二十五度。燈下讀書，冷雨敲窗聲中，更感到夜涼如秋，需要加披一件薄衫。

眼睛看着書，但心思却全被忽緊忽慢的敲窗冷雨吸引了去。聽着雨聲，想着市郊鄉野可能出現的「雨聲掛奔瀑，風響交長林」的雨勢，又想到此時在山椒，水涯，或是荒草甸子上冒雨趕路的行人。想着想着，竟也憶起自己的幾次雨下趕路的經歷。

那都是在苦難的抗戰年月裏的舊事。

記得從廣州灣初到南路，是從西營、黃坡，換船入鑑江，經梅菪而抵化州的。在鑑江的一段水路，正是冒着秋雨，坐在無篷的小木船上，一面欣賞着江雨霏霏的天闊雲低的江景，一面聽着有節奏的柔櫓輕搖的響聲。詩意是有一些，但抵銷不了行李盡濕的狼狽。

又一次，帶着學生從化州赴高州作秋季遠足。在赴石鼓的宿營地的半路上遇上大雨。幸好學生都有寬邊大沿兒的竹笠，脚上穿的是「法鞋」（用布帶擰成繩所打成的繩鞋），在雨

下奔走還不成問題。苦的是女同學，爲了緊緊跟上大隊，不掉隊，竟連找廁所的時間都免掉了。事後對師母講，就是一路走一路解決的。她們還豪爽地說：「反正衣服淋得水滴滴的了，再加上點尿水也不成問題！」

當時我押隊，雖有青布雨傘，但也下裳盡濕。我還不明究裏，大爲女生的能否跟上大隊而擔憂。

印象最深的是那一次六月間的那霧鄉之行。

那霧中學有意於下一新學年聘我去任教，爲了先去看看那邊生活的環境，也就應邀走一趙。那霧在中垌之北，約有六「趙路」（當地語，十里叫一趙），按地勢，那裏是化州最北的偏僻山區，再北就是寶墟，緊挨着廣西的陸川縣境。按當時化縣政府發出的《化縣空室清野區域圖》，我任教的中垌是「第一期清野區」，而其北的那霧、壺垌則是「避難根據地」。對我這攜帶着家眷的外來異鄉人，爲了避日寇，爲了安全，那霧特別具有吸引力。

從中垌登程上路，天色就有些陰。過了合江便下起雨來。幸好有一位家住那霧的學生陪我，給我帶路。起初雨小還能分清那裏是田，那裏是路；及至離那霧還有五六里的時候，潦水淹沒了一切，竟是跋涉在泥田裏。

田泥特別深，滑而黏，一不小心就要栽倒。那是我半生來第一次赤腳在泥潭裏趕路，聽到脚下遠遠近近的蛙鳴，我立刻雙腿痠攣，不敢舉步。

田泥深至膝蓋，一脚踏下去，噗味一聲就插進深泥裏，要等腳踏穩、踏實，才能拔另一隻腳，照樣又是噗味一聲，把腳插在深泥裏。從那霧墟外五六里遠的路，就是如此這般一步一噗味地挪到的。

走得累了，想休息一下透透氣，也只能在原地雙腿插在泥水裏作「稍息」式的休息。

這時從布傘下望出去，只見天昏昏，野茫茫，一片泥海，茫無際涯。這時就連效李白所詠的「以手撫膺坐長嘆」也不可能，因為兩手一執傘，一持裹着鞋襪的包袱，都有了任務，而下面是泥水，坐不得。只有對着泥海發着「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之嘆！

這次雨中那霧之行，印象特深，長久難忘。

雨窗下閱報得知：「從前沒有一條公路的廣東省佛崗縣，現在社社通客車，隊隊有公路，全縣已形成了四通八達的農村公路網。」

我相信，廣東南路的化州也不會例外，過去雨中那霧的「行路難」之苦當早已不復有了！

雜談嶺南風物

柳宗元到嶺南有《嶺南江行》詩，記嶺南自然風物情形。其詩云：

「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茅是海邊。

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長蛟涎。

射工巧伺遊人影，颺母偏驚旅客船。

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

把嶺南寫得如此可畏可懼，以致使人讀此爲之凋朱顏，那全是出於被貶謫的憂憤心情，因而才對嶺南作出如此的貶語。對被貶謫到嶺南來的不幸人們來說，大都有此心理，有此苦語。例如李德裕（七八七—八四九）貶爲崖州（今廣東海南島瓊山縣）司戶參軍，有《嶺南道中》詩云：

「嶺水爭分路轉迷，桄榔椰葉暗蠻溪。

愁衝毒霧逢蛇草，畏落沙蟲避燕泥。

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朝鷄。

不堪腸斷思鄉處，紅槿花中越鳥啼。」

遭到朝中勢力派所打擊的憔悴遷客，來到謫宦之鄉的嶺南，都難免不發如此動人的悲鳴的。

宋朝人方回（一二二七—一三〇六，字萬里號虛谷）有《送柳州教授王俊父序》，文中却表達了和柳宗元、李德裕不同的見解和感情。方回說：

「昔曾南豐（古文八大家之一，即曾鞏）先生送李才叔知柳州，謂由京師而之柳，水陸之道皆安行，則雖遠而不險。謂風氣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則意其地偏有瘴而陋之者，亦惑矣！」

這是說，嶺南的柳州，從京師汴梁啟行赴柳州，水陸道路都很順利安全；那麼路程雖遠，可毫無危險。再說柳州地方的風物天時和內地也無大分別，就算起居生活隨便些，只要不背節氣的變化，也未嘗因此致生大病。那麼以私意推想嶺南地方偏僻有瘴氣而看不起它